



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文化热点

匠人匠心 匠韵



◆ 本报记者张春燕

一道朱红色的门推开,里面曲径通幽。再走,又是一道朱红大门。复推、复进,庭院深深深几许。在这紫禁城内,一代又一代的文物修复师,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择一事,终一生

2016年春,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没想到,在之后几个月中,这部节奏奇慢的纪录片竟然在90后横行的网站哔哩哔哩(粉丝称为B站)大火。随之而来的是对片中文物修复师铺天盖地的赞美。在纪录片制片人程博闻看来,这反映了大众的一种自我投射,“是我们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随着镜头的不断推进,神秘的故宫掀起面纱一角。“原来修复师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的。”B站的一位网友在讨论区里惊讶道。一方四合院,古朴、宁静。自行车嘎吱嘎吱骑过坑洼不平的地面,停在院落的古树边上。院里种着很多树,樱桃树、杏子树、枣树……树上有喜鹊筑了窝,还有乌鸦、甚至老鹰。人与环境和谐共处,朝晖夕阳,云淡风轻。

程博闻说:“你会觉得他们挺牛的,一辈子就心无旁骛做了这么一件事。”

2016年12月12日傍晚,在北京蓝色港湾传奇时代影城里,《三联生活周刊》“松果生活”包下了整场放映,果粉们有幸率先于首映日4天,一睹为快,并与期待中的主创人员见面。

“以手编织着时光,温柔磨亮了沧桑,屏息在凝望的语境,今夕是何夕……”陈粒的《当我在这里》片尾曲响起,导演萧寒带着片中主要拍摄对象鱼贯而入,一字排开登上舞台。当导演一一给观众介绍文物修复师时,台下来一阵高过一阵的尖叫和掌声。

钟表修复师王津站在舞台上,瘦高、带着眼镜。尽管跟着剧组跑过多次宣传,他仍略带羞涩、稍显紧张。王津在节目播出后,深受粉丝喜欢。提问环节,观众第一个问题就是奔着他去的。他说话逻辑清晰,字正腔圆,像钟表内精密的发条。有人评价说,王津的专注力极高,一秒也不会走神,这源自于常年职业的素养。

王津16岁到故宫工作,彼时年纪尚轻,只能从学徒做起。老厂长把他领到各科室转了一圈,问:喜欢动的东西还是喜欢静物呀?王津走进钟表室,案台上一盏台灯正照着一个铜镀金的座钟。师傅发条拧动,这边座钟里就敲起朗朗乐

音。王津入了迷,从此就入了修复钟表的门类。师傅起初只给他非文物练手,专注修两个残破的小闹钟。反复拆、拆了又装,装完又拆,后来慢慢步入正轨。

一装一拆,当年的青涩男孩也白了鬓发。从16岁进入故宫,到现年55岁,始于韶华青春,步入不惑中年,而今已过天命之年。他把青春献给了文物保护,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总有人问: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不会烦吗?“只做一件事,是难得的诚心。”王津说。

在见面会上,有记者抛出一个犀利的问题:在故宫修复文物多年,有没有遇到过失败?王津自信地回答:“到目前为止,没有遇到过失败,但是遇到过害怕。”

曾经,故宫藏有一件瑞士钟表“魔术师钟”,由瑞士钟表大师路易斯·罗卡特在公元1829年(道光九年)制造,共有7套传动装置,结构异常复杂。这件造型精美的钟表外观为铜镀金古典庙宇式,没有表盘,只是在屋顶正中有表示时和分的两个方形小窗,按时间走动。屋顶上立有一只小鸟,一旦运转,小鸟会不断张嘴、转身、摆动翅膀。最神奇的在于魔术师表演。表演开端,屋顶打开,魔术师端坐于桌后,手持两碗,一边头部摆动,一边举起双碗示意观众。桌上有一小盒,先会跳出小鸟,然后消失。随着两碗不断扣下抬起,每抬起一次,碗下方均会出现不同样式和颜色的小球,最后一次抬起时,第一次跳出的小鸟会出现在碗下方,同时关门,表演结束。观赏者欣赏后无不称奇。

这件文物来到故宫后,整整放了10年。王津说:“担心修不好,这件文物闻名世界。全世界做钟表的人都知道,它是目前最精密、复杂的钟表之一,非常珍贵而且是唯一的一件。在没有任何可参考的资料下,我们研究了近10年的时间,最终把它修复好了。所以我失败目前没有,将来有没有,我想大家是有这个信心,也不会有。”

10年光阴弹指一瞬,静待10年,只为一朝花开,择一事情终其一生,又有几人能做到?

大历史,小工匠

与王津不同,屈峰属于青年一代的修复师。他是1978年生人,2006年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毕业,经过统一招聘进入故宫。屈峰的故事在纪录片中被放大以后,受到很多妹妹的追捧,也有人因为他的爽朗耿直,叫他“屈大夫”。

在屈峰的想象中,文物修复的工作室应该是那种高大上的,但到现场一看,居然像农家院一样。他从农村来,历经艰辛从西安考入央美,毕业时专业成绩又是最好的。这种落差可以理解。但最大的落差不在于环境,而是动与慢的节奏。

文物修复是一件磨性子的事情,相对比较静态。而屈峰原本是朝着成为当代艺术家的方向去的,心里盛满了起伏跃动的艺术家之梦:创



▲ 图为故宫文物修复师王津。



▲ 图为故宫文物修复师屈峰。



▲ 图为故宫文物修复师用百宝镶嵌工艺修复一件文物。

造、开启、激情。渐渐地,他被逼成了一个很静很静的状态。刚进故宫不久,师傅让他给一个玉山子底座补配一只缺失的底足。屈峰做得很快,没多久完工了。师傅说:“你做好了。”屈峰不理解,做好了不好吗?

师傅说:“这东西你琢磨过吗?”屈峰愣了。这10年他最大的获得是磨性子,对着文物静下心来所需时间从一小时减少到20分钟。“这家伙就是一个死的,不管你怎么对着它,它都那样,最后你就干脆算了,琢磨它,这就是一种修行。”

在骨子里,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艺术创作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比如在影片里,修复南北朝的一尊木制菩萨像时,菩萨右手有一小节断了的指节。其实保持原状也未尝不可,但他还是根据手指断裂的形状,科学判断出原本的形态并予以修复。

屈峰对每一个新进来的文物,都会和同组人先讨论:文物到底要保留什么,再制定修复方案。比如某个文物破了个口,影响到重要的审美价值,补还是不补?他在片中说:“复活的意义,是要了解当时的时代审美是什么,格物格物,物是人创造的。传承文化,要传承这个。”

现在的他,其实艺术创作也没有中断。他甚至开玩笑地说,白天跟历史对话,晚上也在思考当下,过着一种穿越的生活。在观众见面会上,他坦承:“要说与同学的差距,肯定也有。他们都是知名的艺术家了。而我呢,不算知名。”导演萧寒在一边插话:“你现在已经知名了。”台下旋即响起掌声。屈峰谦虚地说:“也是在修文物方面。”

同学们的知名也给他带来反思。当代艺术紧跟时代潮流,但文物修复工作让屈峰学会追根究底,从逻辑上理清做什么。他喜欢从哲学上找到一个做事情的基础,寻求合法、合理性。中国当代艺术不少形式是抄袭国外的。屈峰绝不抄袭,他要思考清楚了,才去进行艺术创作。另外,屈峰更在意技巧上的精益求精。以前做艺术创作,大致差不多就行了。但现在,他会寻求最契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为此他会不断追寻。

苦心人,天不负

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与《长城》《罗曼蒂克消亡史》等大作影片同期上映,但因为原本的梦想就只是能走进院线,所以导演萧寒坦言“对票房不强求”。他说:“我更看重有多少观众能走进影院。因为在影院,你是带着仪式感走进来,用心来碰撞、产生化学反应的。我希望观众能用心安安静静去看片子,它会像清泉一样流淌,流到你心里。”

6年时间,萧寒共做了3部纪录片。3部片子的共同点在于:他所关注的核心是人。萧寒希望用最真实的记录告诉观众,在故宫有这样一群人,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度过他们的生命。而真实的生命质感,需要用心去感受。这也是纪录片呈现真实的魅力。

与电视版的精巧比,电影版更有古拙的味道。没有旁白,意味着拿掉了主观的东西,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观众,叙事也更为朴素。萧寒称,剪辑上用的心血更多。“100多个小时的素材,剪辑了半年多。而且,电影版的幕后阵容也更加强大,台湾的廖庆松老师做剪辑指导,姚谦老师和刘胡轶制作音乐,台湾的盲人音乐家黄宇翔钢琴演奏,还有首次为电影献唱的陈粒贡献了主题曲。”

《我在故宫修文物》正式上映后,很多观众观影后表示“一部安静的片子,看了很舒服”。片中那几个朝晖夕阴、坐落于故宫西侧弘义阁附近的小院子,也将在影片上映后不久,要和闵俊嵘、王津们告别了。木器组小院里8棵屈峰心爱的枣树,怕是也带不走了。

而在西河沿城墙里边,一溜恒温恒湿的楼房早已整装一新,那里是新的故宫文物修缮部所在地。“挺舍不得现在的小院的,但是新地方,对文物好……”修复师们喃喃地说到,默默地准备着别离。时光摇曳,那些记录了悠长时光中的影像,伴着窗外摇曳着的太阳余晖,像是无言的道别。

楼上听涛

2016,我们的文化记忆

◆ 新华

文化,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记忆。回眸过去的2016年,哪些事、哪些人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

“文以载道”引领社会风尚

2016年,文艺工作者带给我们很多精彩记忆。曹文轩、刘震云等斩获国际文学奖项,《湄公河行动》突破主旋律影片的商业困境,G20峰会文艺演出《最忆是杭州》惊艳全球,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活动跨越欧亚……

2016年年底的文代会和作代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振聋发聩,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服务人民、勇于创新创造、坚守艺术理想的四点希望,鼓舞着文艺工作者继续从“高原”攀向“高峰”。

而同样文以载道的新闻工作者,在2016年初召开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也深受鼓舞,围绕48字职责和使命,着力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文化+”的新深度

2016年12月,《“十三五”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出台,“数字创意产业”赫然在列。规划提出,以数字技术和先进理念推动文化创意与创新设计等产业加快发展,促进文化科技深度融合和相关产业的相互渗透。

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数字创意产品,已成为群众文化消费的主要内容。2016年前三季度,文化及相关产业10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一马当先,营业收入达到3917亿元,增速高达30.8%。

除了“文化+互联网”融合加深,2016年“文化”开始向其他产业渗透、融合。从创意农业到特色小镇,从文化节庆到城市品牌,从故事挖掘到创意策划,从产品的种类到品质,都体现出文化的内涵和精神的温度。在很多地区,文化旅游成为发展新引擎,特色文化产业成长为新的支柱性产业。走出“吹拉弹唱”的“小文化”,融入国民经济的“大文化”,看不见、摸不着的软实力,正成为拉动一方经济的硬实力。

2016年,随着故宫及全国各地博物馆文创产品热销,文物也逐渐卸去了时间的尘埃和神秘的面纱,在公众的生活、审美和需求中搭建起一座文化桥梁。2016年公布的《关于推动文

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明确鼓励具备条件的文化文物单位采取合作、授权、独立开发等方式开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要讲好中国故事,通过创意策划和运营推广提高产品竞争力,也需要文化情怀和工匠精神,以此培育更多“百年老店”,深入诠释文化自信,全面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阅读人群更广泛

今天,阅读不再受限于空间和时间,我们与书前所未有地亲近。既有一书在手、万书皆有的电子书,也有轻点鼠标、书到门口的网上书城,既有400多个城市常设的读书日、读书月,也有“丢书大作战”等好玩儿的读书体验。

城市中,24小时不打烊书店筑就新的精神地标,让不眠灯光陪伴守护夜读者潜心前行;乡村里,农家书屋和社区书屋等基础设施日益普及完善,让田间村落飘满书香。

阅读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新风尚。《2015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显示,中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近3亿,其中16岁~45岁的用户超过九成。消费数据同样佐证了年轻人对阅

读的渴望。天猫数据显示,21岁~30岁的年轻人占总购买人数的近40%,成为2016年“双11”购书的主力群体。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也显示,国民综合阅读率再创新高,达到79.6%。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8本,远低于发达国家。阅读土壤的形成,除了依靠社会倡导和公众意识的提升,也需要在完善图书馆建设、加强优秀图书创作、推介等软硬件方面持续努力。

电影在增速放缓中回归理性

中国电影自2003年起一直保持平均35%的市场增长率。2016年票房虽仍超上一年,但涨幅明显放缓,低于业界预期,拐点论、天花板等观点不一而足。

2016年电影市场呈现出先热后冷的局面:春节档依靠《美人鱼》等影片的强力拉动,票房同比增长67%;暑期档虽总票房同比基本持平,但国产片票房下滑近40%;随后的中秋档同比缩水15.9%,国庆档同比缩水23.4%。

在院线扩张等要素所带来的票房增长渐渐达到极限时,中国电影新的增长点在哪?专家表示,增长速度的放缓对于问题颇多的中国电影市场未尝不是一个回归理性的契机,资本市场的降温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中国电影市场吹沙见金,只有精品才能真正获得市场的青睐。

与中国电影一同进步的还有观众的欣赏水平。他们已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大明星、大场面、大制作,而是对

某种类型、某种风格的影片情有独钟。电影消费的分众化将是未来趋势之一。

机遇与挑战并存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1月7日获表决通过。业界认为,作为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第一部法律,它将为国产电影的发展保驾护航。

大师远去艺术生命长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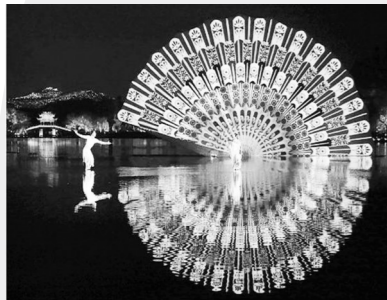
2016年,璀璨的艺术星空,又有一些巨星陨落。中国文艺界一些熟悉又亲切的身影,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这一年,著名艺术家、空政文工团创作员阎肃;梅兰芳先生之子、梅派京剧大师梅葆玖;《白鹿原》作者、著名作家陈忠实;著名京剧程派表演艺术家、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义女李世济;著名作家、翻译家、钱锺书夫人杨绛相继逝世。

大师加速离去之时,人们愈加反思当今文化传承方式:“国学热”、幼儿汉服读经的背后,传统学术典籍仍旧无人问津;正统的学术研究背后,难免催生兜售传统皮囊的贩夫。谁来为今人传承传统,传播真实的中华文化?谁去满足社会大众真正存在的文化需求?

随着时间流逝,一些文化传承人终将离去。而建立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文化传承模式与利用方式,健全制度保障,才能在确保文化传统被完好继承的基础上,扩大传播影响,形成社会效益,真正打造民族专属的文化自信,建立带着本民族烙印的文化品格。



▲ 图为电影《湄公河行动》海报。



▲ 图为《最忆是杭州》演出。



▲ 图为2016上海国际汤显祖·莎士比亚戏剧节媒体通气会上,一位昆曲演员在表演。